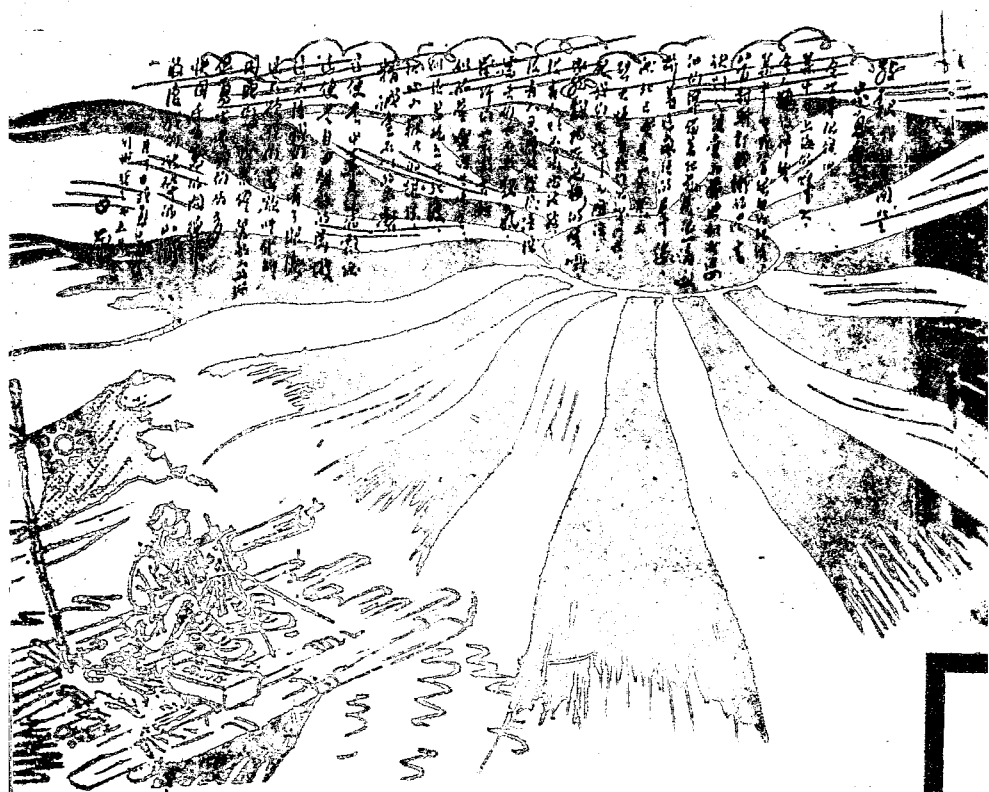


郭沫若 徐遲等 著 葉兆洲 編

閘北孤軍記



戰時讀物編譯社

MG
I266

408

2



3 2173 1000 6

目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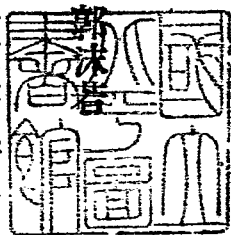
由四行想到四川.....	一—五
孤軍奮鬥始末記.....	六—一四
孤軍八百人.....	一五—四五
八百勇士.....	四六—五五
八百英雄.....	五六—五九

新 603

由四行想到四川

二十七日因戰略上的關係，閬北一線稍往後方撤退，把守四行倉庫的八百勇士卻誓死不動，在敵人的重圍中，在煙焰冲天的火海中，高擲着青天白日的國旗，與敵人抗戰到底。租界的英國兵，勸他們卸下武裝，退入租界，而他們不動。四圍的狂敵集中火線來威脅他們，而他們仍不動。這忠勇壯烈的行爲激起了國際的同情，振作了我軍的士氣，爲我們國家民族增加了無限的光榮，無上的人格。

每逢東戰線略略推移一次，租界上的寓公們總要大大地動搖一次。什麼文化人內移，什麼赴京商呈要略，巧立名目，大登廣告，既可以逃出虎口，又可以出其風頭，這些慣會欺世盜名的聰明才智之士，看見這八百勇士的壯烈的意氣，大



約總可以稍稍內省一下了吧。

聽人說，當大場失守的消息一在報上傳播了出來，有錢的大富翁們便忙着想逃難，但到四行倉庫的情形又在報上傳播了出來的時候，便稍稍鎮靜了下來。這是應該的。是非羞惡之心爲人所共具，到底那種值得我們景仰，那種值得我們鑒感，就是三歲的孩子都可以辨別。

四行倉庫的八百勇士們，我現在僅以十二萬分的誠意禱祝你們死守到底。因爲你們的死守，勝過你們的生還，但假如我們反攻得利，把你們活活地救了回來，那是又當別論。人生是總有一死的，死有重如泰山，有輕於鴻毛，八百勇士們如戰死在四行倉庫，那你們的死，便是你們的永生，你們將要與黃花崗烈士，寶山城烈士，長垂不朽。國家民族將要永遠賴着你們的死而增加光榮。

由四行倉庫八百勇士的壯烈卻又想到了我們四川的軍人。

在這次的抗戰上，所有全國的兵力，據我所知，幾乎都是總動員了的。而且在這動員期中還有無數的佳話。例如在山西陣亡了的郝夢齡軍長，他本是駐節在貴州的，當華北戰局業已展開，他曾向中央請命，願率所部赴前線効命，中央一時未加許可，他便把師長的位置辭了，讓給了別人，一人獨往北方去調查軍事。中央對於他的倚重是沒有變更的，時機到了，仍責成他指揮某部的作戰，結果是促成了他的成仁的大志。——這是前幾天陳誠將軍親自對我說的話，請看這郝夢齡將軍不是把張巡許遠並而一人了嗎？

同樣是關於貴州部隊的開發，二十五號的晚上我由某處至某處，有一位×長和我同車，他是從貴州開發來的。奉到中央的命令只開發×千×百人。然而開發至途中，卻有一百人開小差趕上了。大家都說：「如不能上前線甘願槍斃，不願意留在後方。」×長說：「聽了他們的話，我實在受了感動。從來只有開小差朝

後方逃，決沒有開小差朝前線趕的。所以我也就寬容了他們，也可以說違背了中央的命令，多帶了一百人來」。這段小小的故事，聽了，覺得也值得令人潸潸眼淚。

總之，在這次的抗戰上，連僻遠的貴州都早已動員了。貴州兵的動員，是經過四川的東部的。繞過了四川境地的貴州兵都已經趕上東戰線，本是那兒的高級長官已經在西戰線上陣亡，而我們四川的軍隊和他的指揮者呢？

據我所知這，楊森將軍和他的所在部一個月以前早已是上了戰線的，戰績亦相當可觀。但是在四川軍人中資望最重而部屬最多的劉湘將軍，却至今還沒有一兵一卒開出夔門。這却不免有點使我們失望。記得八月初劉將軍到南京的時候，對於公衆說過些壯烈的話，主張和日本抗戰，以爲我們的軍實準備只如坐着雞公車，敵人的軍實準備是坐着飛機（大意如此，原譬恐稍有出入，）要準備充實然

後作戰，那是永沒有作戰之時。這話在全面抗戰未開始時曾經博得了多數人的喝彩，我自己也是感銘頗深的一個人。然而抗戰以來已經三四個月了，却不見我們劉湘將軍親率所部在前線上週旋，甚至連一兵一卒都還沒有出夔門一步。該不是真真正正地在「坐着公雞車準備」吧？大家都在望眼將穿了，我自己是四川人，尤其希望我們四川軍在這次神聖抗戰中多於替我們爭一口氣。

孤軍奮鬪始末記

楊瑞符營長述
問津筆錄

記者昨天在細雨濛濛的午後，抱着滿腔的熱誠，到一個醫院慰問負責實際指揮孤軍作戰受傷的楊瑞符營長。楊營長是河北省人，中央軍校第六期畢業生，與閩戰陣亡的王作霖團長同期；一二八時在河南擔任剿匪工作，初在第二師，曾參加過許多戰役，八一三戰起，冒了好幾次險，昨晨初次受傷。

他雖然受了傷，而精神出我意外的興奮，下面即是楊營長在鮮花環繞的病榻上口述的『孤軍奮鬪始末記』，經我筆錄下來的。

一 我們的集合

我這次很遺憾，殲滅的敵人不多，既未成功，又未成仁。……

自十月二十六日晚十一時，我奉了留守閘北的命令，即率部向四行倉庫集中，當時砲火猛烈，軍隊分散各處，不易很迅速的集中起來。我命傳令兵分途出去，先由北站防地集合了一連，開到四行倉庫；我帶第二連續去，三連與機關槍連隨後也到。

因為事前毫無準備，所以一直到午夜二時許才完全到達目的地。第一步先收拾炊具，找尋些必需的柴木，然後偵察地形，佈置障地，開始構築工事；並破壞了全部電燈，以便軍隊隱蔽，並免敵人利用電線放火。到一切部署差不多時，天快亮了。

晨六時，在蒙古路附近旱橋警戒的一排兵前來報告：『說敵人前進了！』接着警戒兵一面迎頭痛擊敵人，一面逐步後退，退到本陣地時，已七時半了。那時北站大樓已插上太陽旗了，但是敵兵還未敢輕進，先用砲亂轟了一陣，見我軍還

擊聲稀，才到處放火，實行所謂「威力搜索」。

二 第一次殺敵

到下午二時許，敵人進到蘇州河邊，開始向我們進攻；警戒部隊立即應戰，庫內部隊仍趕做工事，敵人來勢很兇，一面猛襲，一面放火，與我軍激戰二小時，敵傷亡達四五十名，待我警戒部隊退到四行倉庫時，敵又跟進，堵住倉庫門來襲。

那時我們的工事還未作好，所以我們一面派兵堵門迎擊，一面派兵到房頂去投彈；投了二個迫擊砲彈，幾個手榴彈，倉庫西南牆下，就擊斃敵兵七八名，傷二三十名，其餘都跑走了。遺棄槍枝四五支，直到我們撤退時，還在那里放着，因為我們派兵監視，敵始終未敢拿去，遺屍都是由警犬拖回的。

三 真是個天然堡壘

二十七日與敵激戰前後三小時後，敵人已知我軍不可輕犯，靜寂了兩天，少數敵雖屢圖偷襲，均經我軍擊退。我們大部隊專門拚命做工事。這所倉庫，真是一個「天然堡壘」，儲存了幾千萬包糧食，第一二三層樓都是小麥雜糧之類，四層與五層，是牛皮與絲繭，都是很有用處。一層至三層，我們作了三天就完全告成。將每個窗戶門口均封閉了，南牆邊的麻包，堆積了五公尺厚，北邊各門口，築有十公尺厚，都是從地板到屋頂。第四層因為材料不夠，並為引誘敵人多多消耗彈藥，實際我們無人住在四層樓；第五層工事昨天已完成，這層工事非常好，比敵人侵佔的交通銀行倉庫高得多，我們完全可以控制敵人，敵人對我們沒辦法。

昨天我們只顧在五層樓做工事，只派少數兵應付敵人，敵雖來不斷攻擊，我們在裏邊根本聽不大清楚，讓他去瞎攻，消耗子彈，我們子彈寶貴得很，沒有優

良目標，決不放一槍。

到卅日晚一時，我們作好了第五層工事，還剩了許多麻袋，正打算放在屋頂，防敵空襲，忽然奉到撤退命令；同時敵人攻得漸漸緊了！所以我們預定五日完成的工事再未進行，否則屋頂與第四層工事今天均可作成了。

四 有恃無恐

我們除忙着做工事外，還注意設防火，照明，衛生等較備。其次，簡直沒有水喝，倉庫里的水管都沒有水。後來在蘇州河邊一所破房子才弄了自來水，但是恐怕敵人破壞了，所以在每層樓放一個水桶，把大家的小便都藏起來，以備防火之需。我們用棉花打成捻子，浸些煤油點起來，作照明用，凌空擲下，同時還用一個棍子，綁上繩子，繫上民衆給我們贈送的大號手電筒，一人持着，將身子隱在一邊，一人向下投彈。另外還可以打信號鎗。

我們在北站與敵人戰了兩月多，敵人的一切，我們都曉得了；他們有的就是大砲飛機與戰車，可是我們已經有了對付的經驗，老兵一點不害怕，就是補充的新兵有時吃虧，但他們的步兵太胆小了。

在這里，工事這樣堅固，戰車原本衝不進來，重砲用不着，飛機因為這個倉庫到底目標很小，不易投中，稍稍不準，就要拋到他們自己陣地，且絕對不敢直下轟炸，就是直下，我們也有防空設備，屋頂上早有兩架高射機關鎗等着。

最怕的，是敵人在倉庫附近隱蔽的地方，挖掘地洞，用炸藥炸壞了牆，同時用戰車來衝洞口，那就不好應付；所以我們在晚間不斷用電筒向外來照射，如發現有敵人活動，馬上就投彈，至於敵人用平射砲亂轟，實際毫無效果，這倉庫比北站大樓堅固得多，全是紅磚紅土敏土建成的，我們打一個鎗眼，也得費五個鐘頭。加上我們的四晝夜的工事，外方打步槍裏面有些地方聽不見，真可說「有恃

無恐。」我認為長期抗守很有把握，毫無問題。民衆在外邊爲我們着急，我們在裏邊倒「視若平常」，因爲一方面我們都有犧牲決心，一方面成功頗有希望，成仁符合我意。

我沒有不達觀的地方，大家關心的只是我們的工事沒有完全作好，有這樣多的麻袋供我們使用有這樣多的糧食，作我們軍食。有這麼多英勇的兄弟……實在捨不得。我同謝團附離開這陣地時，忍不住都落淚了……

五 奉命退出

軍人以服從爲天職，我們守是奉命，退也是奉命，而且是冒死退出的。我們退出的路口，敵人佈有四部機關槍，並有照明燈，我們打壞了一架，敵又裝了一隻，我們是用兩架輕機槍，一架重機槍保護退出的。我們官兵苦守了四晝夜，大家只趕着作工事，誰也沒睡覺。

六 日本不認識我們民族的歷史

那天投彈炸死許多敵人的十是排長殷求成幹的，他因未用棍子打電筒，被敵擊傷了右手。我們對官兵，只求能達到任務，這次堅守的，都很有決心，誰派到任務，誰都可以達到，殷排長機會好，所以表現好。我們這次的決心，是中華人民個個都有的，中華民族能延續到今天，不是偶然的。日本人不認識我們民族的歷史，一定要我們永遠忍耐，屈服到底，必招慘敗。

還有一位上官連長，湯醫官，因為移防時都在他處，直到二十八日才經過許多堅苦視死如歸地趕來，鑽進了四行倉庫，與大家決心共存亡，都很可佩服的。另外有第三連陳排長幾個弟兄，在敵人堵門來攻時，他們在敵機槍猛射中英勇奮戰，爬在地上弄了一臉灰強起來擦擦眼，又向敵還擊，待敵機槍又射，又隱蔽到地上，這樣更番苦戰的精神，都很不可多得。

七 那裏面的兵力佈置

兵力佈置按戰術上分重點與輕點，最要是兩翼，所以我們左翼（即交通銀行倉庫那邊）右翼（西藏路方面）都配備重兵，中間兵力薄弱。我同謝團附往大陸銀行倉庫里邊，我們的重武器，計輕機槍二十七條，重機槍六架，高射機槍兩架，只要我們堅守了去，定可殲敵不少。

孤軍八百人

徐遲

一

劉行，大場公路，像一條巨蟒褪下來的長長的蛇皮；不是因為天氣炎熱才路一方塊一方塊的龜裂，而是因了無數的炸彈炮火把它炸成這個醜惡離看的樣子，十月廿五日晚，敵軍的主力部隊在猛烈的砲火掩護之下，向大場以西的塔河橋宅進犯，一夜激戰之後，大場南翔公路爲敵軍突破了一公里。十月廿六日晚，國軍反攻，壯烈的犧牲，爲的是尺寸國土；男兒的頭顱，男兒的血，盡是爲了尺寸國土，爲拋却而流的，幾小時激戰後，國軍收復了原有防線。十月廿七日晨，黎明的紫色光芒中，敵軍又大舉來犯，沿了醜惡的蛇皮，敵方的坦克車，喀喀喀的前進，一聲雷響，一聲霹靂，斬壕白砲彈連續飛來，同時，在第三量的空間，飛

機以立體的優勢，盤旋在我們的國軍的上空，一小隊剛飛過，另一小隊又臨空而來，射擊，投彈了，三四十輛坦克車，這些笨東西，有一半已車身打進了路旁的淤溼的棉田裏爬不動了。現在機關槍步槍聲，代替了時間的節奏，大地顯然在炮火中震動了。蜜蜂似的唸唸的聲音來了，卜卜卜卜的是飛機上的機關槍，在大場之東，左側，敵軍也潮湧而來，一殺啊！」這是我們的武器，我們的戰略，我們的悲壯的呼聲，人的聲音，雜在機械化的各種爆炸的聲音中，這全不像紅氍毹上的歌劇女伶，在盛大的管弦樂隊給她伴奏時，她那歌喉的一喊。「殺啊，」一次兩次，再一次，兩次，街鋒，進擊，肉搏掃射——這正是鬼子軍人所感到的，像「煎豆」一樣的聲音，國軍沉着地，有時是勇敢地抵抗着。「煎豆」似的聲音射擊，炮火正是煎豆時用的釜力，在紫色的黎明中，隱約可見衝鋒的人，足一軟，腰向後一彎，於是奸吼一聲「殺鬼子啊」，他就擲了槍撲到地上，無數的人影子從

他身上踏過去，也有人倒下來，倒在他身上。血肉要造成新的長城，血肉要保衛祖國一尺一寸的土地，猛烈的戰鬪繼續着，可是在這光榮的一天，又是不幸的一天的晨間，大場以西的屍地上，敵軍突破了我軍的防線，大場危急了。在這一帶平原地上，有無數小河蜿蜒的平原地上，因為沒有軍事要點可守，給敵軍的炮火佔了軍事上的優勢。鐘叩着九時，朱耀華師長和其餘的軍事長官接到決定了暫時退出大場的密命。同時密令還說，閘北一帶的駐軍同樣退出，而廟行一帶的駐軍則向江灣之北撤退。另一個祕密的命令，是十點三十分，閘北駐軍退出時，八十八師一部份將士，由團附謝晉元，營長楊瑞符率領，據各軍事上要點，嚴密防守，堵截敵人，這樣，在閘北一帶戰區裏，一方面國軍在退新防線，一方面，猛烈的炮火，手榴彈，槍刺子依然敵人飛舞，經謝團附，楊營長的機巧的同時又猛烈的守衛，那敵軍還是死亡，還是不名譽地爲侵略而死亡，絲毫不知道江灣至閘

北國軍防線，立刻將有變動，從無數桿輕重機關槍的嘴裏，子彈吐出來。從沙包，或別的掩蔽物裏，我們的將士的嘴角帶了堅定的冷笑，來一個敵人，死一個敵人，來一羣敵人，死一羣敵人。鬼子不中用，不中打。我們的將士的心裏，漸漸的，從煙與火似的模糊的感覺中，凝成了一個輪廓鮮明的，強烈的概念，「老張」，一邊射擊，一邊這個意志堅決的聲音說話了，「老張，我們的弟兄退得差不多了吧？老張，我同意你們，我們不想退，我就不喜歡退；我們不是殺鬼子殺得正順手，正痛快，不對，剛剛痛快！」機關槍又是一連串。「老張，你——怎末！你怎末啦？好傢伙，你比我先走一步。可恨是你比我少殺了幾個鬼子，老張，我要決定不退了，我陪伴你，我們這一營多的人都不會退，我們好好的幹他們一下子，對不起，你等一等我，又來了一批鬼子。」在密集的射擊聲中，有一千左右的善戰的壯士，逐漸的，逐漸的從模糊以至於明確，決定了固守最後陣地，決定

了絕對不撤退，死而後已，當謝團附，楊營長在炮火間觀察弟兄們的時候，弟兄們告訴他們，這近千的數目，不屬於這次撤退的軍隊，這近千數目的弟兄，屬於這幾天來戰死的一羣英魂。「我們不要活，我們要死，我們甯願死，要讓我們的軍隊，依然有一大隊固守開北。」團附和營長別處聽到的是這堅決的口吻，他們知道弟兄們幾小時來，受了重大刺激，已真真了解了民族解放的重大責任。一個新的思想在團長和腦中一閃，他用了鋼鉄一樣的聲音，告訴營長。「那一帶」，他說：「不是有着一一些鋼骨水泥的大建築物嗎？我們退退這裏面去。糧食，也可以算是夠用了，軍火，不成問題，」營長接上去，人，個個是英雄。

二

夜來了。

當黃昏侵入的時候，同胞們，我們不是看見屋宇，樹林，電線桿，工廠的烟

窗，一一的沒入了暗黑了嗎？是的，在秋天的晚上我們看見夕霞，看見倦鳥，看見倦鳥從夕霞中飛來，隱入寒林，看見黑夜來臨，於是遼遠的地平線上，什麼也看不見了，可是，國軍從大場廟行闖北撤退後的這天晚上，夜雖來了，彷彿却没有夜色一樣，在遼遠的地平線上，沒有黑暗，沒有寂靜，沒有夜，只有火，那兒——滿是火焰，那兒——是燦原的大火，已經燒了一天，而現在還熊熊的，在吞沒大建築物，嚥下房屋和街道，大火的紅光直冲上雲霄，橫幅展開幾里路程，是「火光燭天」，我們找不到別的好形容了，一番紅，一番紅，濃煙冒起來，幾十丈高，於是我們看見，映在這紅光的幕上的是屋宇的黑影，受難的電線桿和工廠煙窗，樹本的黑影，從前這一帶是和平的市集，和平的商業區，住宅區，現在，敵人使牠在可怕的火焰中失去了和平，寂寞，平安。

我們瞭望過去，那是一個火的海，火的海。在火的大海上，風定時，火的波

浪，鄰鄰似一幅平而精緻的大紅織，綿但當風起來了時，火的浪濤也就起來了。火的浪濤，湧湧；火的大海，奔流。

烈燄籠罩，四圍都是敵軍，而中間，在蘇州河新垃圾橋北堍的幾座銀行堆棧的大廈中，國軍有一營以上的兵士，雄踞着，謝團附，楊營長和以下的八百多個弟兄，他們本是國軍撤退時，奉令扼守要點的，大軍安然撤退後，他們却不願退，不願退，只願死，抱定犧牲的決心，他們依然固守了閘北。

在大廈的頂上，他們北望望見大火的海，自己是火海的邊上的一座孤島，自己已是這孤島上的八百人的孤軍。他們南望望見那邊的靜靜的黑夜，有千萬顆星星樣的燈火，在這黑夜中灼灼的發光。可是，他們沒有時候欣賞美麗的南頭，因為，「碰」，個槍聲響了。

泥城橋橋旁，有西洋兵駐守着。這塊橋現在是一個奇怪的區域的中心點。橋南有繁華的街道，有電影院，百貨商場，也有難民收容所，甚至還有跳舞場。橋北，有兩座大廈：一是大陸銀行的堆棧，一是四行儲蓄會的堆棧，裏面是八百多個中國士兵，再北約二三十米達又有一座大廈，是上海銀行的堆棧，現在給侵略者的日本軍所佔領了，現在這橋塊，是非常奇怪了。牠是在不同命運方式的中央，一堵更奇怪的鐵門又在橋中央關住，只有上海有這樣的事。

「What heroism, what gallantry！」從鐵門的邊上，四五個英國駐軍走回了橋南，有一個這樣驚叫。他們在半小時前就見中國兵出入這一帶，後來，日本兵也來了。這使他們非常的驚異，並且本能的感到不安。立刻他們發現，在上海銀行堆棧上發現了日本兵，不久，他們又見到四行的堆棧裏，中國兵把沙包和別的防禦工程一一設置了。他們懂得這是什麼回事了。立刻他們激發出無限的同情心

來，他們過了橋想去勸說這一羣受了包圍的華軍，從租界上撤回。可是他們聽到了客氣的，感謝的，可是堅決的拒絕。說到叫他們把槍繳下，通過租界，中國不聽完話就笑笑，搖搖頭。

五分鐘後，還一羣英國駐軍決定了再進去勸說。

他們在堆棧的底下一層，一間小屋子裏見到楊瑞符營長。

「我們很感動，不過我們務必勸你們離開這裏。」

死也只可以讓我們的靈魂離開，不能讓我們的屍體離開，啊，不，我們的靈魂是死了也不離這裏的，相信我的話，這不是我隨便亂說的。不相信，這可以立刻由事實來證明。」

「可是我們不能揮淚回橋南眼睜睜看你們死。」

「我們也不能揮淚回橋南眼睜睜看國土損失。」

「不要把我們的話來答復我們。回橋南，這不是什麼不光榮。這不算是戰敗。這不過是一個不幸。」

「哈」，管長笑了一聲，「別怪我又用你們的話來答復你們。不回橋南，並不爲了光榮，不回橋南，也不爲要打勝仗。我們死在這裏，也說不上不幸。不過，我們真感激你們，我們在死以前，有機會接受你們的好意，受到你們的友誼的勸告，我們用什麼話來感激你。」

於是他伸出手，一一和英兵握手。最後的一個英兵拒絕了，他說：「我現在不能跟你們握過手就回南橋，讓我們握者手一同回橋南。」

營長撲過去握住他的手，說，「別使我們難過，我感謝你們，你們過橋去吧我更感謝。」他的聲音，因了人與人之間的真實的情感而抖動了。

第三次，英國駐兵在四行堆棧的階沿，看到正在措揮着什麼的謝團附，謝團

附是另一副風格。他的話極嚴重，比較起楊營長的富於情緒的心來，他的心是鉄製的。沒有說了幾句，謝團附就下了結論。

「沒有什麼話可說。我很忙，不能陪你們說話，對不起，鬼子已架好了槍，不能送你們一段路了。」

夕陽西下的時候，英兵又攜帶了他們的同情，他們的慰勞品，過了橋，過橋的時候，日本兵警告似的射擊了一排槍，可是他們安然到了華軍的守地。」

「能不能讓我們來歡迎你們退回橋南去，營長？」

「你們來一次，我們心裏難過一次，——這些是送給我們的嗎？啊，可惜我們不能受下。真的，我們慚愧於你們的幫助，我們僅僅爲祖國盡應盡一些責任。

營長沒有說完，一個含笑看着他們的青年士兵用英文又進來了：「You pe-

ople fuss around us like grandma arranges a wedding. eh」——

幾個英國兵苦笑了，後來有一個說，「我是人，你也是人，我們都是人，請你們此刻接受我們的好意，避免這樣無謂的犧牲；戰爭有整個的計劃，你們的血應該流得更智慧一些；與其你們留守，不如你們從新防線反攻。」

「不必如此，這邊我們可以支持七天，到那時候，我們的伙伴一定反攻回來了。」

「可是敵人在你們的伙伴反攻回來之前，一陣子 Storm 就覆滅了你們呢？現在你們的敵人的實力十倍你們、百倍你們……」

那個青年士兵說了「你們是知道波斯王攻希臘，三百斯巴達戰士殉難的故事的。波斯使者說導克塞斯的大軍的箭可以掩蔽日光，斯巴達王達尼達斯說得更好，日光蔭下來，打仗也風涼，我們中國歷史上這樣的事更多。歷史使這種行爲成爲中國民族的民族心理了。敵人十倍，百倍，算什麼？」

青年士兵敘說了古代的壯烈故事後，就愉快地笑了。

就在這時候，一個沒有穿武裝的苦力樣的人扛着沙包走過，營長看見這苦力，叫住了他，說「你還在這裏嗎」？

苦力回答說：「自然在這裏」

營長告訴那幾個英國駐兵說，這個苦力，幾十天來在戰區裏替他們打雜，這次他好像也不願走的樣子。於是他又向苦力說：「我想你現在跟他們回橋南去吧，這裏沒有別的事，用得着你了。」

「這話算什麼意思」？苦力也不走，「這裏正有很多事用得着我做。」

苦力也不走，雖然衆口一辭，都是勸他離開的話，英國駐兵，最後，只有嘆息的開了兩輛空車回過了橋。就在這時候，第一聲槍聲響了。

四

第一聲槍響了。這已打碎了四行堆棧的一面玻璃窗。而從這破玻璃裏，也同擊出輕快的一槍來。同時，機關槍便從四行堆棧向日本兵那裏射擊過去。在這長串子彈底下，正向四行堆棧的階沿衝鋒的日本士兵一個個倒下來，秋夜的風把落葉括倒屍體的四週；可是落葉對於這幾個侵略者屍體，也投以憎惡的一眼，而飛到另外的地方，飛到那火的大海上自殉了。

五

西洋駐軍第五次走進四行堆棧時，他們是決意要完成他們的「做一個人」的責任的。他們中有幾個曾經參加過歐洲大戰，可是這樣驚天動地的事跡，他們還沒有見過。他們的心上都覺得，如果這一營孤軍不能勸說過來，如果他們不能勸說得他們撤退，那他們的心是永遠要受傷一樣的苦痛的了。可是他們得到的回答是什麼呢？

「我們的行爲簡單說起來，是討賬的行爲」。

「對啊，國土，生命，這一切都是要有代價的，閘北有閘北的代價；死在閘北之守的伙伴也有他們的代價，日本鬼子不付代價，我們這些要賬的人，平日國家養我們是幹麼的？」

謝團附聽見外國兵又來了，從六樓下來。

「我知道你們還會來，很感謝你們的好意」。

「團附，全世界都懂得正義，但也都懂得人道。你們別傷了人類的心，更不應該傷你們的同胞的心，全世界都知道貴國的長期抗戰，爲了最後的勝利，你們不應該把重於泰山的身體，這樣輕輕一擲。團附，你下一個命令，說一兩個字，保全了這幾百個士兵的實力吧。我懂得貴國的地位，我們希望我們的話，團附能接受。」

「各位的熱情，我真感激」，團附說了，「可是我想你們還是現在回防吧。只有你們剛才見到的苦力，我想他並沒有留在這裏的必要，已命令他跟你們回去。只有他一個人跟你回去。你們的話很對，可是我們的行為更對。日本如果在這種情形下，也許會向你們磕頭，把槍械送上，要想留一命的，可是我們誰也不想這樣做」。

當西洋駐兵帶了那苦力回橋南以後，團附嚴厲地說：

「我們是孤軍，我們是一意孤行的。」

他沒有向了誰說這句話，他自己也不明白他為什麼這末冷靜地說了一句，於是他走開，走上屋頂。

迎着大火，他挺胸而立。這是一座銅鐵的塑像，每一分一寸都是力的表現。他深深呼吸了一下冷空氣，回頭見到營長。他們肯定而有把握地向西邊的上海銀

行堆棧上的日本兵，輕藐地一望。

六

「你聽到了關北的六百個兵嗎？」

「不是六百，是八百，外國報說一百五十左右。他們不肯出來。」

「我難過極了。你得想法子。」

「我，我有什麼法子，可是真的，大家都在想法子。你一個女孩子這末急，

你哭什麼，我聽到這消息，我也心裏——你別哭。」

「我怎末能不哭。他們爲國家，我哭雖然沒有道理，可是我忍不住不哭。你

給他們想法子」。

「我，自然。」於是那沒有哭的，也哭了。

哭聲傳來傳去。

開北的火燃得旺極了。在一個小房子裏，這時另外有一個兵躲着。他也是不願撤退的一個兵，不過他不屬於八十八師。當他的一營兵在撤退的時候，他裝着小解，就溜在一座小房子裏。於是他像猴兒一樣的靈活的，蟄伏在二樓的一間屋子的角隅。走過一個兩個日本兵，他就準確地瞄準他們，放一槍兩槍。他很小心，大羣日本兵走過，他就放下鎗，專揀單身的。三個以上也不放鎗，他有把握一次打死兩個鬼子。一晚上，他的子彈沒有虛發的。他靈活的從一個屋子換到另一頂屋子。這一個人的孤軍，向日本兵索取了很多代價，可是他的最後誰也不知道，大約是葬身火窟了吧。但是這樣的插曲似的零碎孤軍，不勝紀載的多。這是說：在開北一帶還到處有那樣的孤軍，在向日本兵索取代價。

「開北一帶，像我們一樣的兄弟很多吧」，營長手指了大火向團附說。

「別說這些話，我們談這裏的防禦。我想這房子跟蘇州河南的租界只是一水

之隔，離那面日本兵才二三十步，離煤氣公司的大煤氣爐又是很近。日本飛機如果低飛，我們可以打，飛高了，他也不敢亂投炸彈」。

「我也想到這一點。團長，他們沒有法子可以克服我們的。炮打，這屋子堅固不怕。燃燒彈，我們有救火的東西。房子基礎打得深，不怕他們掘地道。毒瓦斯，弟兄們有面具。食糧，總有辦法給我們運過來。我們正好顯些顏色給鬼子看看」。

底下機關槍聲又大了。

「命令弟兄們把頂上三層，疊好沙包，讓飛機炸彈來吧！」

七

彷彿置身於銅牆鐵壁之間，一個個都是鋼鐵黃銅經過了百鍊鑄成的塑像。他們舉止緩慢，但是都很沉着。撲到窗子上要用瞄準的時候，緩慢沉着之中却都有

着一個最大的迅疾。他們連眉毛也不肯動一動，可是有深思的眼睛。他們沒有溫柔的感情，却血都沸了。他們像遲鈍得連懷鄉病，那個美麗的懷鄉病都沒有似的，可是他們的愛國精神令人肅然生敬。只有一個例外，一個人忽然說起笑話來了。

「你給你老婆的遺囑上少寫些肉麻吧，老王，我他媽的，就是我，這一營裏我頂笨，不識字，筆桿兒比槍桿兒還重。老王，你寫完了給你老婆的信，給我老婆也寫一封。要寫得美」。

老王望了望他，唔的一聲。

「他媽的」，他忽然叫起來，「殺鬼子」，吭噤的把槍上了些子彈，就走到窗子上。

「碰」，一方玻璃碎了。日本兵是，在玻璃上見到一個影子，就要槍一槍

的。他差一點給打中，氣得舉槍就望窗外向外射了三下。一個排長跳過來拉住他，說他不應該浪費子彈。說他不應該毛性子隨便的冒險。

「可是，死了一個鬼子呢」。他得意的叫。

「三粒子彈應該打死三個鬼子，聽見沒有；」排長覺得他太鬧事了。

「是」。

有一個青年士兵正在讀他自己寫的信，現在我們就在這裏留守了；死是一定要死的，不過我要一個機會，死我一個時，換日本兵廿幾條命。妻：別再想我回來，也別想我一個全屍。孩子還小，這是我的懸念。不過我你都受過高等教育，我幸而不必擔憂你以後的生活，是我剪斷我自己的生命的線，你收起你的淚珠。永別了。

有一個士兵也在讀他自己剛寫完的信。「人生於世，不免一死。死得光榮，

才是英雄本色。今日東洋飛機來了多時，弟弟，我不免一死，你善孝父母」，他覺得這是他畢生最難寫的一篇文章，「兄甚感激，死爲國家……」他想修改幾個字可是又不知道怎樣修改，「另附遺囑……」

當他們聚攏了這些信，用繩子紮了好幾大紮，那時，天色又快昏黃了。一個英國駐兵在橋南正躑躅不已，他們向他招手，他過來。於是把信從窗子裏投了出去。英國駐兵去拾取了。他看到這是幾百封信。虞洽卿路上，車輛飛駛，步行者行經而佇立着的人是多極了。啊喲，把遺囑都送出來了，一個敏感的人叫喊。這話像水波上的圈兒，一圈一圈的漲大。死得真勇敢。死得光榮。有人捐他們東西吃沒有，童子軍？什麼，遺囑都送出來了。不行，應該救出他們來。有人把國旗送進去了呢，童子軍說的。國旗，青天白日滿地紅。正在黃昏中間，一個女童子軍向那邊走了去，不知道是什麼偉大的力量，在把她引導，她欣然把國旗放在

她胸上，機警地走了進去。不久，在四行堆棧上面，國旗飄揚了。一個女性完成的使命。

「團附，這面國旗可不是小了一些。」

「嘿，你出去告訴市商會裏，把上海最大的一面國旗去拿來，我一定把她高高的昇在天空」。

「一定的，可是，團附，民衆真關懷你們，民衆都爲你們流淚，你們爲什麼不肯退去」？

「不退就是爲了幹他們。」他的手指着敵人那兒。

那個女童子軍回來時，她差一些給日本兵發現，不過時候已經是晚上，黑夜在保護她。

晚上一到，猛烈的攻佔又開始了。

四行堆棧的外面，有一個靠河岸的小房子，也是水泥做的，很堅固。華軍有一排人，在裏面隱躲着。

攻擊開始時，上行堆棧的階沿上彎下身子的出來了十幾個日本兵。可憐的東西，螞蟻樣的，幾十發機關槍一掃射就會完結的。可憐？誰可憐他們，又十幾個來了。他們快步跑到預先排好的沙袋那兒。華軍的一排人不做聲，只動作遲笨地瞄準好。又十幾個日本兵隱隱約約出來了，正在這時候，他們的衝的命令下來，四五十人分了三班，向四行堆棧飛快的前進。這裏的排長也同時發了射的命令。五架機關槍同時響了。衝鋒的人沒有跑上三四步路，一個個倒下地。四行堆棧裏面的兵，連目標也來不及找到，全數死了。四五十條性命，只十幾秒鐘。這叫做索取代價了。於是典型的日本作風。奢華的跳出來了幾條狗，吃日本勞苦大眾的

脂肪和血汗養得這樣豐滿的狗，狂奔到日本兵的屍體旁，衝住他的衣角便回去。可是來時狂奔得飛快，回去時牠們也不能快了。典型的日本作風，宜於一個漫畫家的題材。那些矮腳的東西，拖着矮腳的東西。

槍聲響了三下，三條警犬死了。其餘的警犬沒命的逃。

不久後，猛烈的機關槍，手榴彈，向了小屋進攻。小屋顯然要支持不住了。彈雨還不怕什麼，再來幾個手榴彈就要糟了。排長下令。臥倒，暫不回擊，準備退回大廈。

一個士兵說完了，「排長，早是一個死，晚是一個死，一樣，我們既然來到是要死守，是要找死，那末，我們乘他們一個不防，衝進他們的房子。不，衝進不衝進不要管，就是衝！」

另一個士兵叫起來，好的，好的。又一個手榴彈，小屋震動一下。

一個沉着的聲音起來。「我不贊成。我不贊成我們殺了這幾十個鬼子就滿足。討賬要討得乾淨。我不是怕死，我們誰來了這裏是怕死的。要死得有價值才這樣做的啊。退回去，說不定我份下還派得到一百個鬼子呢？衝鋒嗎？一個也殺不掉他們，我們的性命換給他們借了去。他們欠我們的債太多了，前賬未清，免開尊口，對不對，排長」？

在機關槍停下，手榴彈也不投下來的時候，他們迅速的退回了四行堆棧。

不久後，日本的機關槍又向了這現在已空空的小屋掃射。半天沒動靜，於是沿習了他們一貫的故技，對這小屋加以重大的壓迫，浪費了許子子彈後，才有了衝鋒。這次他們一個人不損失地佔領了小屋。可是那裏得光榮的勝利？他們才在小屋裏站穩了腳，吐出一口氣，四行的窗子裏便投擲了無數的手榴彈出來，一個大爆炸，經過日本兵的重大壓迫之後，這小屋子分早已站不穩，於是牠粉碎了，

日本兵呢，血肉的東西比一個小屋更容易粉碎。

九

那天下午，華軍有一個士兵，作了壯烈的犧牲。他瞧見近四行堆棧的地方有一大隊武裝的日本兵，因為愛惜子彈，華軍沒有立刻予以射擊。那士兵的身子上有七八個手榴彈，把這些手榴彈拉開保險，他從六層樓的屋頂一躍下。他一個犧牲，換了二十幾個日本兵的性命。華軍自退入四行堆棧以來四天，傷的人雖然多，死的却還是他第一個。這個犧牲感動了他的伙伴，有十多個人立刻在爆炸聲的餘音中作出乎意外的衝鋒。他們衝進了上海銀行堆棧的階沿。他們沒有回來，但上行堆棧裏又起了一個極大的爆炸聲。

這是最後一個晚上，團附和營長正召集了弟兄開會。他們有訓話。

這是團附的話，「不管了，我們一條命換敵人十條命，那也應該說一聲夠上

本了。今天那十幾位弟兄成績不差，我們記得他們。我要你們記得，我們一條命是要換敵人十條二十條命的」。

這是營長的話：「兄弟們，患難中的兄弟們，大家在共生死，本不分什麼營長，小兵，不過我還是吩咐你們一聲，我感到今天晚上，是很重要的，今天晚上，今天我已經看到了敵方的砲口，晚上想有重大的轟擊。所以，大家記得，我們在這裏的任務。今天晚上，大家要小心。民衆這樣關切我們，我們更應該努力」。正在營長訓話時候，一個密令送了過來。是最高當局的密令。團附看了，呆住了，立刻營長的話也停下了。在一瞬之間，空氣從熱烈變到了靜寂。

「密令叫我們今天晚上退出」。

弟兄們一個個發言了。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不行，這太奇怪了，我不相信這個命令」。

「我不退出」。

「誰肯退出就退出，不肯退出就不必退出」。

「對的，退的人到左邊來，不退的人不動」。

一個也不動。偉大的靜默開始了。最後營長才站立起來，說話，「很好，我們都是民國的好軍人。我們如果不退，限我們自己今夜全部都犧牲就是，這事——還得我們想一兩分鐘再決定」。

團附說話了，「密令——你們不管密令嗎？現在是我們決定一切的當口，時間很寶貴，廢話要少說。大家要服從我的話，我與楊營長此刻要商量一下。你們等着。」

他們退到另一間屋子裏，後來他們出來了，團附說起話來，含着一泡眼淚。

「弟兄們，我們決定撤退，遵照命令」。

營長插上來。「不過，我們還允許在撤退時，讓你們痛快的殺鬼子」。

在偉大的靜默中，機關槍，砲聲來了。在砲火中，一切步驟都是有程序的準備了，同時戰鬪激烈進行。砲火一分一秒便變得更猛烈，團附，營長都受了傷。在階沿外，撤退正式開始了。最後幾個扼守要點的士兵，也得撤退了。

「トトトト」

於是最後的一顆槍子，飛出來；這自然也打死了一個敵人。

××路上，民衆翹首等候他們出來。他們來了，歡呼聲中，洪流樣的聲音呼喊「中華民國萬歲」的口號。他們舉起銅盔，揮舞作答。

「然而團附，退是羞辱的」，一個士兵叫。

「靜一些，這不是羞辱，讓我們自己對自己抱有大希望，我們要深明大義」。

「是團附的話，團附的話很對。不要一個小時，我們不又在前線了嗎？團附，一定答應我們立刻要送我們上前線的，就坐這輛去」。

營長高興起來了，「越快越好不是」？

團附點點頭，「要不了一小時」，他說，「我讓我們現在冒煙的槍口再射擊敵人，我答應你們」。

「團附答應我們了」。

一車子有些垂頭喪氣的壯士，像小孩子一樣的，他們的潔白的心裏又興奮起來。四十分鐘之後，除了受傷的，他們都發現自己有了射擊的目標，在新防線上，砲火中，而他們發現自己有了聯絡，像猛虎出了柙。這形容還不夠，說得更明白一些，是他們本來預備一條命換十條敵人的命的，現在十條命決不夠，十條日本鬼子的命，也決不止，決不止，決不止，決不止，……

（完）

八百勇士

艾 燕

泥水匠朱阿大跟煤打公司老板，打了招呼之後，毫不像先前一樣，還要坐一會，吃一枝煙，却馬上就問道：

『你要補那裏的牆？』

『就是門口哪！你沒有看見嗎？… 真是老醉鬼！』公司老板憑着熟人的資格，開他點玩笑，還一面逼近他一步，聳聳鼻管，說道：『我敢打賭，你是剛從酒館里出來的』。

朱阿大往常聽見這些話，只是拉開大嘴巴笑，這次却忿忿地罵道：

『見他的鬼！自從一打仗起，誰還有銅鈔進酒館？』

一面拿眼睛掃一掃，前面牆門的磚牆，倒踢了，破破爛爛的，散了一地。白木的單扇板門，有點歪斜，幸好門枋正給一根木棍襯着，所以還不至於倒下。朱阿大走過去，取開幾塊磚，看一看牆腳，自言自語地說道：

『怪了！這又不是地基鬆啦』。

老板尾在後面，譏笑似的說道：

『說你是老醉鬼，你還不認賬……哼！這是流彈打的，你都認不出來麼？……告訴你，只消再過去一點兒，嚇嚇，我那老司務剛好完了，……你看，他就站在這裏哪』！

老板一面還把插在絨線衣袋裏的雙手，伸了出來，比給他看。

朱阿大抬過頭來，吃驚地睜大着雙睛，看一看他指的地方，又看一看竹籬笆遮着蘇州河邊，不禁打了個寒顫，隨即一言不發地，拍一拍粘污的手，抓着剛才

丟在地上的泥賺泥刷之類，便朝門外走去。因為剛才從新開路走進北興里時，覺得是在一步步地走進蘇州河。就捏着一把汗，很是提心吊膽了。

煤住公司老板就叫起來。

『喂，你幹嗎的？……怎麼沒頭沒腦地就走？』

朱阿大就邊走邊搖手道：

『賺錢小事。……我這條老命，還得留一下！』

煤炭公司老板不容分說，便走上前去抓住他，拉住他道：

『不行。這必得要幫我點忙！……你怕什麼，我在這裡住了兩個多月，針尖子那們大的皮，都沒闖掉過。……不要掙，你走不脫的。你可以做馬虎一點，快點完工！……媽的，工錢之外，另加酒錢四毛，好不好？……你不幹，就滾你的，我多加點酒錢，這麼大的上海，還愁找不着人！』

最後，不但拖住了他，還把他一下掀開了，泥刀泥掌子，便丁丁當當地，落在地上去。他聽見酒錢一下子就添那麼多，不禁吞嚥一下唾沫，因此，檢起泥刀之後，還不卽走，只騰出一隻手來，搔搔舊毡帽下的腦袋。

煤炭公司老板便進一步說道：

『我老實告訴你，流彈通共才落過一次，那會恰巧就臨到你的頭上，再說，單你要命，難道我就不要？好糊塗的傢伙！』

朱阿大仰起頭，想了一想，答允了，就動手做起來。但要安穩門的時候，從北興里彎過來的人，都絡絡續續闖進來了，擠得他不能做事。因爲這家公司堆煤炭的地方，正臨近蘇州河，站在煤炭堆上，便能把河對面看得一清二白的。朱阿大便對走過的人大嚷起來：

『什麼看頭？人家打仗！』

來的人，是各色各樣的。其中還有高鼻樑的外國人。他們都只顧擠開他，直朝煤炭堆上走去，不管他的嚷叫。並且煤炭公司的老板，還在攔截他們，一面大聲威嚇道：

『各位，謹防流彈哪，今天就落過幾十次，剛才還有個外國人，……看嘛，就傷在這個地方……』

不住地口講指劃，捏造出許多可怕的言語。但人們也不聽他的話，還只是尋找可以攀登的地方，爬上煤炭堆去，墊起足尖，伸長頸子，直向對河瞻望。朱阿大拿泥刀向牆上砍了一下，氣忿忿罵道：

『發了瘋了！』

一面向門外擁進來的人，鼓起眼睛叫道：

『你們來白相什麼？……人家要做生活哪！』

接着就把遍身粘泥的身子，塞在門口，一邊緊綑着臉，直做他的事情：將挨近木枋的磚塊塞緊。

這時，立在門外的幾個童子軍，因為塊頭小，就簡直沒法擠進來，便向他說好話，還口口聲聲，稱他『阿叔』。他不理他們，也不看他們，只幹他的生活，心裏却一面想道：

『這些做爸爸媽的，太不理事了！這麼兵荒馬亂的，還讓小人儘在外面亂跑』。

辟里巴那——蘇州河對面突然響了一排槍，煤炭堆上站着觀望的人們，雖然立即奔跑了下來，但馬上隨着槍聲的停息，又止着足步，並不跑出門外去。朱阿大到大大嚇了一跳，手里的磚塊，也跌落地來。他看看門內的衆人，都沒有跑，他才又定下心，把磚塊檢了起來。打算把工作快點結束。這個當兒，站在門

外的童子軍，又來擠他，要趁此機會，跑進來瞧鬧熱，他就拉住他們嚷道：

『你們沒有耳朵麼？這裏剛才還打呀！快走開，……不要耽擱我！』說畢，又急急忙忙地動手起來。

童子軍等得發慌了，就和隨後走來的人，一面拚命地擠，一面責備朱阿大地吵道：

『人家八九百中國兵，到這步田地了，都不怕，我們還怕什麼？』一下子便把朱阿大衝開，擠進來了。朱阿大手里剛要合好的磚，又突地滾下地去。

煤炭公司老板就向朱阿大喊道：

『快把門關上……我的天，人家要朝這面開槍的！』

同時，也跑了過來，幫同朱阿大把門關上，但因一時尚未安好，就不得不盡兩人之力，將牠死死掀着，以免外面的人，將門擠開。

朱阿大很生氣地問道：

『這批該死的傢伙，……他們到底在看些啥呀？』

這位煤炭公司的老板，因為怕敵人放硫磺彈過來，燒了他們煤炭堆棧，將他整個的財產葬送，就氣狠狠說道：

「就是那八百個該死的兵哪，昨天就該退的，他們偏不退，今早把守橋的英國兵勸他們過河來，他們又不肯，說是他們寧願死在閘北。……真是倒楣，四行倉庫，再隔遠點也好嘛，偏偏對着這裏……你們爲啥要進來？搶人麼？……呵，巡捕！」

最後，他的手腕，都攣酸了，急得大嚷起來。

朱阿大很有一把氣力到不管門外的，只是驚異地問道！

「你說是真的嗎？當真的八百人？」

老板放鬆開手；揩揩額上的冷汗，氣喘喘地答道；

「哪個鼻子才哄你！要不是八百人敢同幾萬東洋兵打，全上海人哪會有這麼一大股勁兒……老傢伙，我告訴你，昨天下午連英國兵都誇獎他們，還買百多塊錢的麵包去送禮呢？這里家家人戶都送，我也挖一回腰包」。

朱阿大就睜大眼睛說道：

「呵！這樣的嗎？……我活了幾十歲……」不知不覺地就鬆開了手，門外像蜂子似的擁進人來。

「唉，你糊塗了嗎？怎麼不揪住？……各位，不要亂闖呀，這是私人地方」！
煤炭老板一面慌忙攔人，一面向朱阿大呼喝。

朱阿大却急急忙忙向煤炭堆走去。老板便朝他喊道：

「你也去闖死麼？老醉鬼」！

朱阿大却沒聽見，只在人衆里，趁先爬上煤炭堆。

這時，蘇州河對面，高高立着的四行倉庫上頭。正有一個中國兵，把國旗升了起來；在風中不住地飄蕩。

朱阿大看見大家都一齊把帽揭下，他也不知不覺地拿開他腦袋上的舊毡帽。

八百英雄

趙景深

黑煙滾滾冲雲霄，閘北四處大火燒。火鴉亂舞飛天際，一片大地盡枯焦。我軍雖已退出閘北地，烈燄之中還留有守土衆英豪。這就是謝晉元一團八百個，寧死不退要與日寇見低高。八百英雄據守在四行堆棧內，面前是蘇州河水滾滔滔。隔河便是租界地，英兵把守在垃圾橋。這堆棧三面牆壁對河一面是窗戶，水泥鋼骨守得牢。日本旗遍地插滿像是賣膏藥，又好似插標賣首隨風搖。這其中昂然獨立我旗號，四行屋頂青天白日旗幟扯得高。對河百姓行經此地齊脫帽，大家都一心敬仰衆軍曹。英國兵眼見謝團處絕境，三面盡是日軍包。不由地激起同情齊勸勉，要我軍進入租界把軍械交。謝團說：「貴軍好意我豈不知曉，須知道守土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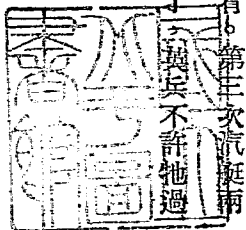
責誰也不願逃。剩一兵一卒誓爲中華民族求生路，餘一槍一彈也要與倭寇戰一遭。」英國兵幾次三番勸告全無用，八百個英雄依舊要把兵交。孤堡內只有青豆不堪飽，臨危不懼衆軍依舊樂陶陶。在胸前佩上徽章決死隊，一心要把倭奴梟。以死報國早已志立好，紛紛的修寫家書訴根苗。有的寫給高堂有的給妻小，數名兵士持信一束潛出貨棧匍匐河濱把信拋。但願拾信的仁人君子把信寄，一生永感德大高。

廿七正午敵軍大舉向堆棧進，滾滾而來勢如潮。我軍忙把機關槍來放，手溜彈也對準敵軍拋。敵軍被擊斃七十幾，只嚇得胆落又魂消。激戰三時敵軍退，從此就不敢正眼視我曹。

廿八清晨敵軍在河畔打旗語，急忙把他部隊邀。我軍中一兵瞥見拚一死，手溜長彈縛滿腰。突由六樓往下躍，一陣青烟敵我一同赴陰躍。不久另有十餘敵軍

來進犯，步槍聲音響得高。我軍忙用機關槍來掃，斃敵數人，餘寇嚇得狼狽逃。隔壁錢業倉庫，兵也把槍來放，我軍置之不理瞧也不去瞧。敵軍三次來犯又敗走，我軍在窗用手招。敵軍一見逃得更加快，只恨爺娘少生腿兩條。隔河英兵哈哈笑，原來日軍盡草包。

廿九清晨敵機到，要想投彈把貨棧燒。我軍連把高射機槍放，敵機急忙向東逃。十餘敵人又手中持利斧，要想把巨廈大門撬。扼守窗櫺的壯士知道了，使勁把手溜彈來拋。四五敵兵應聲倒，餘兵觀狀倉惶逃。這一日四次進攻全無用，不能動我半分毫：前兩次是在上午天未曉，敵軍十餘沿牆跑。使下一條火攻計，要想在牆角用火油澆。我軍假裝不知道，日兵胆怯伏地而進活像老鼠怕狸貓。看看逼近我軍就大量寬宏請吃手溜彈，日兵忙退不敢再領這頓好菜肴。第三次汽艇兩艘走水路，滿着機關槍手溜彈開進蘇州河一條。看看走進四行了，萬兵不許牠過



橋。日軍曉曉不休定要進，交涉了兩個鐘點汽輪只好往回跑。英兵不許牠也沒法想，牠只好氣在心頭怒在眉梢。汽艇退後步兵又來到，六十餘人氣餒。我軍沉著來應戰，彈如雨下打得日兵沒命逃。遺屍遍地不敢來收殮。只叫那警犬幾頭拖屍跑。第四次敵軍十餘再來打，被殺四五就此不敢把戰挑。

三十日敵兵不敢在正面打，改換策略背後抄。槍彈穿在牆壁上，一個個小洞白替我軍來效勞。我軍就在這洞口架上槍和砲，再與敵兵戰一遭。夜半敵軍又猛放平射砲，每抄一發，隆隆之聲達四郊。直等到蔣委員長發令謝團退，他們纔揮淚退到新戰壕。

我孤軍連守四日又四夜，全世界都稱讚他們氣勢凌雲高。八百英雄齊呼民國萬萬歲，寧守孤壘不屈撓，青史永把英名標。

購

廿八年五月十一日

7-1-34

南北孤軍記

編者 錢光洲

出版者 上海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
地址 上海福州路

電話 二二二二

定價 每冊實價八分

每冊實價八分

BC

66

3

12

定價書 \$ 0.00